樂靜集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樂靜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樂靜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昭玘字成季宋史云濟南人考昭玘籍本鉅野蓋嘗署濟陰而史遂誤為濟南也元祐中擢進士第歷官提點永興京西京東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

卿出知滄州崇寧初編入黨籍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史稱昭玘坐廢以後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以十囊命曰燕遊十友侯蒙為昭玘校試所舉士及蒙執政感舊恩使人致意昭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其孤介自守不汲汲仕進如是故其胸度夷曠發為文章皆光明俊偉無依阿淟涊之態亦無囂呼憤戾之氣又早為蘇軾所知

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北宋之末翹然為一作
者當時與晁補之齊名固不虛也其集前後
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宋史藝文志文獻通
考皆不著録葉盛菉竹堂書目有之而無卷
數惟焦竑國史經籍志三十卷此本凡詩四
卷徐州十事一卷記一卷傳序一卷襍文二
卷書二卷表三卷啓狀七卷疏一卷青詞疏
文一卷僧疏一卷進卷二卷試館職策一卷

碑誌行狀三卷與焦竑志合蓋即竑所見之本也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樂靜集卷[illegible]

宋　李昭玘　撰

遊白鶴觀

[illegible]數十朝[illegible]有暇出萌[illegible]日夜發百觜競撐突駕
揭山[illegible]鶴[illegible]何時蒼檜暮蕭窣雲霞
人[illegible]當[illegible]流深澈幾照骨毛寒不
耶神[illegible]必有神物昔人其往往音影詎磨沒嗟予質汙

下見亦被呵咄仰慙逍遥遊未忍塵土汨時須挹高風為我一吹拂

從張聖塗乞石

先生築髙隱趣好清且獨雲龍峯上石跋草自鑿斸發竅號陰怪窮根攪坤腹山靈不敢愛鞭叱湍崖谷危躋已穿履大載幾折軸直欲起巖巖未容貫碌碌心營合天造指化出神速突兀傲中巔憑陵勇雙矗獸蹲目睅睨龍攫腰回蹙縮肱立幽鳥孳顱卧孤犢鯨鱗老㢘利

相角怒撐觸軒昂鶴引咮顯眉鼇跂足騰空快高思排
峭鷲醉目伊余竭来遊步百吟周復顧從乞其餘伴我
東牆竹猿鶴莫相嗔此客意非俗常令月色照敢使塵
土辱日待風雨來起看空遶屋

送王子中南歸筠州

荆山美璞昔未發鬼神訶守誰可奪妙工伐石强剖抉
試之烈火皎氷雪長虹射天晝不滅夜堂流光隨明月
堅厚粹温函正氣不許時人巧雕鐫羞與佩環爭細碎

常溝直須見老聃可化南榮儔海州歲有沖天鵠卵如萍實光琢玉蜀鷄耿然何敢伏羽成不須求日浴一舉將驚萬人目

雪堂詩寄子瞻

愁雲蔽日昏風發鵝毛大片舞空闊陰崖氷壓木枝折一鳥不飛人足絶山翁口棹肩擁褐斫竹擐茅勞架結堂成不用巧丹涅却畫東坡四山雪羣石嶄嶄爭皎潔門外堂間兩清洌萬境一心同瑩徹石牀雲生濕肌髮

布被颼颼冷於鐵半夜哀猿叫山月山翁高哦響修越
不道妻啼憂米竭世事薰膏付灰滅長安高門奔請謁
赤日炙背沙埋轍僕夫汗流馬吐舌三謁不逢腹欲爇
怒氣恐成疽毒裂狂走不須求扇喝此堂一登能濯熱

謝劉主簿見和乞石詩

官居太踈冷門外少車跡蕭蕭此君軒為我慰窮寂貪
饕起餘慕遠乞南山石形模太詭陋此詠費搜摭蝦蟇
欲上甕作氣屢跳躑心知不可強怒癭猶鼓息但勞旁

者觀笑爾不量力君能惠然来抵鵲輕尺璧明月投我懷坐上光彩溢神心巧鐫鑿變化出胷臆高言寫豪壯健讀口終吃衝風卷海濤蕩潏迷四極陣馬脫重圍戰士皆辟易使人魂魄沮三日不敢食嗟余性頑闇兀兀寡知識臃腫終天年不願借雕飾飜憐孤僻中趣味得所遣拂石雲生手誦詩風滿腋此應長不飢富貴乃毒腊人生多苦辛嗜好須自擇

昂昂千里駒

昂昂千里駒逸氣呑九區東馳越夕兔西走窮朝烏闕
山一息過躑躅疑有無快哉穆天子遠駕周四隅嘶聲
想雲海弄影有天衢昆丘距赤水度足纔須臾眷言芻
粟恩豈敢論形軀雄心忽摧頽倦步成躊躇日暮路途
遠天寒毛鬣踈此時垂耳心可復輕疲駑

泛泛水中鳧

泛泛水中鳧上下聲相呼徜徉信波浪渫濯羞泥汙晴
洲漾蘋荇雨岸眠菰蒲飲啄亦自足飛遊誰我拘侯門

大池籞富屋夸庖廚何慙久垂翅未願輕投軀雖非黃鵠舉幸與白鷺娛逃烹笑窮鴈啄腐嗟飢烏三秋熟粱稻萬里開江湖寄言澤中子何用張羅原本闕

飛鴻亭

平野浩空濶危甍兀岧嶢臘盡風日好春回氷雪消朱絃試揮手度響何翛翛此意復誰共古人今寂寥眷彼澤中鴻欻起如回飈悠然薄天末去去不可招愧無雙羽翰萬里同飄颻人生本蕭散知慮勞煎燒怦怦覘聲

羣人人亦飢但令家雀千羣飽莫使征西戰馬肥

春日遊西池

雨餘風日暖野塘春水滿天影倒浮人鏡光環射眼蘭船不可上漠漠低煙晚歸路已埃塵滄波息鵠遠

樂静集卷二

宋 李昭玘 撰

闕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静集卷三

宋 李昭玘 撰

觀江都王畫馬

落落名王唐帝孫筆端飛洒只逡巡風雲絶足知何在粉墨餘姿若有神可信權奇盡龍種不應腰褭失天真驊騮寂寞龍眠死更復何人接後塵

暮冬書懷贈次膺四首

慇懃田父勞相語天命吾今不復疑
慙愧儒冠誤此身塗窮何假問通津門前羅雀正吾事
牆角負暄非世人自喜小槽長有酒獨驚華髮不便春
知君澤畔成新築擬荷鋤犁去卜隣

出郭閒步

城市不在眼始知天宇寛田園休歲事風物似江干茅
屋上斜照水煙生晚寒徑須追野老笑語暫盤桓

寇彥時自歷下歸攜古鐵刀白石硯尺見贈因以

二詩答之

素質並琳瑯磨礲若截肪動搖風莫慮點污墨須防色

帶泉流潤聲含磬韻長願登青玉案時助寫雲章

右白石壓尺

戰地久埋沒洪爐為再燒曾因土花蝕不逐血寃銷擬

借庖丁手寧懸筆吏腰柔鉛勿多忌一割定相饒

右古鐵刀

次韻庭玉弟暮春作

睡起

病夫無酒破春愁掃榻焚香作睡謀夢覺不知身是蝶午雞聲裏思悠悠

病中聞雨

官居寥落禁門東秋滿長安一夜風老病不眠成展轉五更鐘鼓雨聲中

弔劉孝嗣

富貴從来一羽輕胷中萬卷復何營囊錢盡處布衾短

謗焰息時墳草生一日得行須有命百年不死是高名
瑶琴掛壁凝塵滿無復當年流水聲

經睢陽有感

昔日經由一夢同高樓雖在舊游空東流不改當年水
白首已成今日翁梁苑衣冠共黄壤隋堤楊柳幾春風
扁舟莫負南來興咫尺吴松落眼中

南游道中

玉鱠金虀昔未嘗幾迴飛夢到滄浪鄉關望處歸期晚

風水聲中去路長梅使南来問行驛鴈聲北度下斜陽
囊錢未盡江湖近擬買漁舟學漫郎

舟行阻雨

暮雨来何急乘時助發生水邊千樹暗篷底一燈明半
夜起鄉思空陂聞鴈聲春風故留客不為阻歸程

道中書懷三首

竹樹出平岸人家藏遠煙片帆雲度水雙槳鴈隨船綠
變春回地寒生雨後天前塗盡佳境得意且留連

漸入臨淮路移舟每問津行行風逆水處處雨隨人啼鳥如留客幽花忽見春白魚不論價沽酒莫辭頻

平野青蕪合長橋緑樹低客愁須白酒春意屬黄鸝落日鄉關遠孤村煙水迷清明能幾日却過浙江西

過盱眙宿慈氏寺

行役經旬不自聊强將登覽寄春醪淮吞汴水長增急城晛南峯不讓高賈客正来喧萬井夕陽初下艤千艘明朝更作留連計醉卧西窻聽夜濤

宿慈氏遲碧齋有感　齋榜无咎書

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轓此屢遊不見清談飛麈尾空流悲淚拂銀鈎淮山勝絶千年在人物才華一夢休欲作招魂弔餘恨晚煙踈雨不勝愁

天長道中

細草眠黃犢短籬穿緑楊春聲鶺鴒急田徑蝍蛆長地暖足春物雨頻宜水鄉羇懷不可話倒槖酒須嘗

久雨

苦雨經旬久溟濛勢未收細聲来短盖横點透重衾潤曲水流急峯深雲氣浮此行吾自喜所念老農憂

南峯閒步

足健會真賞眼明逃世紛風煙入詩畫杖屨逐僧雲水潤天疑盡峯寒日易曛羇人正愁思城角不堪聞

登龍游寺

飛構起崔嵬江晴宿霧開風帆兩州見花供四天来日月依峯轉魚龍觸石回蓬壺在何處更擬上層臺

過虹縣有作

老態倦羇旅不堪行舸催風髙鳥横度汀轉樹交回雨過霧猶濕春寒花未開楚傖如見問不為米南來

過淮

東風吹雨過淮濱草木精神一番新鴈起沙隄煙隔水寺藏松崦塔招人盪胷長憶江湖月眯眼曽嫌京洛塵誰道南来少知識向人修竹特相親

登平山堂

斷檻欹簷風雨頻不逢心賞為重新依稀疊嶂宛如畫
憔悴垂楊今復春一闋高歌長在耳後來佳客復何人
悠然未盡雲煙思不見揚州十里塵

泊揚州城外

地占東南會舟浮百貨通悝忪喜淮粲喁哳困吳儂借此韻
春喚鴈俱北水將人更東吾廬杳何在天末暮霞紅

贈盱眙令王邦直

樽酒留連淮水邊一燈相對共茫然退閒得計我華髮

撫字有聲君壯年幸有高情種松竹可無餘思落淮川

南金不用充行軰古錦囊中乞數篇

還家有作

還家春已晚風雨誤歸期飲啖嬉兒笑形容吠犬疑江

山猶似夢巾篋謾多詩未負東園醉桃花正此時

樂静集卷三

樂靜集卷四

宋 李昭玘 撰

和程適正見贈二首

壯歲干名幸起家十年蹭蹬一長嗟憑陵初託風前鶚
淘汰終隨浪底沙沒得玄機問黃蘗却將齊物付南華
感君憐我貽佳句一段秋光照晚霞
簿領棲遲嘆陸沉滔滔何處覓知音凌雲詞句豪難敵

似水交情老更深鼹鼠飲河聊滿腹白雲出岫本無心從令收拾身閒計洗竹鋤花日醉吟

北園書事三首

葛巾茅屋自為娱門掩槐陰長夏初聒聒難休鳩喚婦飛飛不定燕將雛繞池曳策攜雙鶴架水澆花課小奴麥飯滿甌葵數筯丁寧車馬肯来無

得喪有萬理古今猶一區鶴鳧元自足蠻觸竟同枯

十年蕭散愈身輕弄筆翻書亦稱情當案忽聞緣辟隨

隔池遥見啄苔行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
自愛吾廬人不到何須谷口問歸耕

贈子常二首

幽蘭一曲思無涯炊熟黄粱日已斜閉戸終年心似水
讀書萬卷眼生花汗流不舍浯溪刻糧絶猶須北苑芽
束帛不来人已老只將清白付吾家
本無機械亦非愚自信沉冥與世踈一段畫圖冬卧雪
平生樂事日翻書田園無暇供餘税風雨何堪卷敝廬

笑殺貴人門下客不逢此老曳長裾

贈故人劉器之待制

文史當年共講磨扁舟此地復經過流年屈指夢相似白髪論心喜倍多寄眼偶懐梁苑雪臨風猶駭洞庭波從今燕坐叅空寂却笑天人被佛魔

早秋書事二首

正晝睡方起門無雀可羅風池亂荷蓋雨徑滿槐鵞齒髪流年速江湖歸興多終期買船去卧月扣舷歌

得馬肝石未嘗甘露羨有情憐陸展解與小兒爭

早秋

大暑不可怨秋来終有時露驚庭鵲睡風動井梧枝逐客長夜感美人團扇悲如何陶靖節獨與菊花期

贈漢臣

夫子以貧病終身復凍飢捉衿無可攬數米不成炊何以謝繼踔獨能留㞞㞞徒勞問倉扁王老是良醫

八月十五日夜大雨

游宦歸来似繫匏偶依河渚寄衡茅以貧為樂漫喜酒
與世無求非絶交倚杖静聞風過竹枕書閒看燕爭巢
却憐多事揚夫子更為玄文作解嘲

酒昏便書榻詩瘦怯寒葅志大懷千駟功高憶五湖闕
何如一盃粥晴日照吾廬

送春

終日無人晝掩扉緑陰庭草自相依輕寒曉覺池臺静
半夜春隨風雨歸恰似舊遊鸎獨語畧無餘恨燕爭飛

於此

妙手固多暇忿兵終易窮戲餘歸一笑戰罷失羣雄風過雨雹息天明星斗空爛柯人已去斜日上牕紅

一先雖自喜百戰亦須窮狡兔有三窟連雞無兩雄霸成秦陌廣騎去楚營空老子無知解頹然醉頰紅

得失信偶爾好謀徒自窮前功竟何在百戰漫爭雄昧者甘守拙高人成悟空不如來飲酒聽唱小桃紅

御試宿集英殿雨過有作呈敏甫學士

落落孤標氣吐虹青雲指日黑頭公兩行粉字平生盡
一曲龍吟萬事空夾路衣冠如昨日故園桃李又春風
朱絃雖在知音絶樽酒令誰笑語同
才屈千人未易量妙年文采已飛揚終身祇得一麾守
後日空留萬丈光風馭不來成寂絶玉樓何在隔蒼茫
可堪回首魚峯路湍崦青松照夕陽

送次膺赴詔二首

辭章泛濫昔稱雄飄泊文園偶未逢舊典鐃歌歸制作

盛時郊祀待形容久無青眼憐高卧新有宮詞落九重

異日錦衣還故里却尋蓮社日相從

青雲初上萬人看中路摧頹鎩羽翰一日馳聲動黄閣

幾回飛夢繞長安翩翾丹鳳来天上寂寞雙松倚歲寒

自笑白頭冠尚在十年塵土不堪彈

次膺哀辭三首

翩然矯首奉恩除却似當年擢第初憔悴九衢林下客

光明一軸錦裝書馮陵河岳才無敵繪畫乾坤思有餘

方板赤虯何太迫君王曾未識相如

平昔絃觴浪自怡暮年薦鶚有新知蛾眉翻作黃昏哭

樂府空傳白紵詞上國音塵隨夢斷東山蕭管結秋悲

風亭月觀依然在遼鶴歸来復幾時

行止非人不自謀飄然一葉信沉浮躊躇去步迷三徑

奄忽平生閉一丘韶樂已聞更雅奏瑶池尤喜近中秋

無人解寫昇平事惆悵騎鯨去不留

雨後二篇

苦雨幾十日滿庭多土花行螺上牆屋倒竹卧泥沙澄
景生凉吹晴雲變晚霞却愁清夜夢無計逐池蛙
一氣不自息四時如轉九月流天宇静風掠葉聲乾紈
扇已謝事莎蟲將戒寒登臨偶有得不復計悲歡

贈漢老姪琴

鄒嶧孤桐不可尋汧公舊斲萬黄金顧余久有沉舟志
知子嘗懷欲炙心便好安絃求妙趣不須變雅作新音
席間弟子来傾耳為問何人屬意深

以兵法試之知其能用遂從而不去較之陵母先知之言猶有間焉夫范增不知項羽殘忍多忌非天子之度而區區與漢爭王至其言再不見用乃曰孺子不可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後疑間一行竟以疽死何覺之晚耶曽意奇計之士不及一婦人悲夫然究觀其情斷頸不辱由無累而明為人指蹤者以私欲害之也

錄僧惠泉事跡

惠泉彭城人住南臺閣子院性孤狷不妄與人交知名

士多就見之一與之語落落可喜數親之則拒而不應
義學趙洽慕唐人為詩得趣清淡淳化初曹彬緣弭德
超之譖出領節制閉閣謝客孫何自京師来久不得見
以詩自誚云欲謁元戎無紹介薛能詩板在雕堂異日
登南臺闢惠泉髙縣扣其門一見如舊館於其廬饋勞
加厚將歸贐以裘馬後二年何為進士舉首第二人路
振官彭門何盛稱泉好義甚篤不求人知振下車携僚
容詣焉其徒曰前二日聞公来已游二浙矣振留詩辟

閒曰漢公嘗說惠泉師解講楞嚴解賦詩令日我來師已去草堂風雨立多時至今彭門之士語方外之游者多及泉焉浮屠氏法不三宿桑下棄父母妻子如腐泥朽梗斷割支體能忍而不愛若泉之志可謂善行其所學矣嗚呼士忘其所學者不能力行義命之說而養其不動之勇牿於聲利膠於事變顛倒潰亂撼搖煎爍如被壞絮坐叢棘中展轉鉤裂不可復出一聞浮屠氏之說瞪目垂頭恍若夢覺遽欲忘形骸脫世故而翻然與

之遊此自信不篤之過矣是猶燕人歸過晉國悲其城社而忘其眞先人之廬冢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泉之所笑者也

跋秦系詩

右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秦系詩一在南臺懷古堂一在佛殿東唐書隱逸傳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刺史薛播數往見系不肯一過門張

建封聞系不可致請加校書郎以傳考之系未嘗至彭城令在此有登戲馬臺詩疑其感事託賦不然酬建封之作也比有客自泉南来歸出系詩三十六篇號秦隱君集吕縉叔序其本末與傳粗合傳云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序貞元十六年過丹陽不知所終此差繆異爾系辭意清遠諷而不怨有古詩人之風一時與遊者錢起韋應物劉長卿鮑防耿湋皆知名士獨權德輿深愛之非所謂大音希聲大味必淡者歟夫山林朝廷之士

未嘗不兩忘而更笑故纓冠濡足則譏耕釣爲亂倫枕流漱石則薄軒裳爲喪我不得不然也若夫道不足與世才不足任物章功名夸權利睢盱於頹波末路間降志愁精而不知悔彼方且杖藜引嘯於岩石之上忘形巾屨而注想雲漢視此輩擾擾蓋蔑然矣余嘗讀系詩至於老年唯自適主事任羣兒慨然竊嘆有味其言則知系之肥遯蓋有所不爲而後去非沽激喜名者也世俗之人猶欲以半通之綬縶而拘之難矣

記白鶴泉

臨角門外折行而西二十步有石井曰白鶴泉野老云昔有兩白鶴翔喉而下因以名焉泉舊在老子祠咸平中侍御史趙及築新城限於其外自是泉與祠異處人或不知也首陽蘇公来守此邦治公之餘扶奇摘古以寓吟嘯初得泉焉味甘色白於荼尤宜以謂雖不及惠山而不失為第三水人始稱之世傳陸羽張又新水記次第二十種多出東南北州之水棄而不載一旦蘇公

獨為詮賞而北人不甚喜茶雖知之弗貴也惠山當二
浙之衝士大夫往来者貯以罌瓶以籜封竹絡績小石
其中犯重江涉千里而達京師公侯之家華堂錦窠招
一二貴人出龍團鳳餅次第而烹之雖醴泉甘露不足
比名斯泉也棄於路隅人足罕至雨潦浸灌牧兒餉婦
驅牛馬負罋盎飲濯其旁七月八月之間草深苔滑蝸
螺鰌鮒曳泅自得道上行旅渴不得嘗歲時遊人過者
既之瓶綆一照眉髮而去蒙煙墜露涵沙浮梗以寒洌

自持而不能爭名於甌鼎之間良可悲也天下之物貴於近人而賤於遠俗人之常情多隨少執競於羣衆之所趨而不察君子之獨好此幸不幸所從来而其致不能一也嗚呼物固無求於世為士則有義命者也

辨戲馬臺

城南有山建佛刹其上徐人謂之戲馬臺者也宋高祖九日登此臺賦詩燕集故事風流至今存焉眉陽蘇公嘗考之曰山石犖确不可以戲馬其南有亞父塜疑即

故臺也余少遊濡須過范增墓喬木翳日祠宵無人里人嚴事之後讀大歷中張諲法堂寺鑄鐘記考其地今臺乃鳳凰山以此知塚即臺實非塚也推其附就之始出於小人好勇喜於犯險以夸其氣俗不然驗人遂客據登覽之勝壯山河悲故國借其一弔焉二者之情不同其於狥名失實一也夫弄劍者劒殺之狎水者水溺之吾終不知羽戲馬邪馬戲羽邪當其馳騁自若顧瞻叱咤縱橫出沒思欲憑風雲超日月南驤五嶺北踶燕

代秣流沙而飲碣石其志亦雄矣故屠咸陽收鉅鹿震讋三軍氣横宇内將諸侯兵三十萬畧河南而西阬秦士卒降子嬰燒咸陽宫室分王諸將如左如右指麾畧定投策故鄉以幸休息而漢王徐躡其後張良陰制其鞅田榮彭越驅逸㹠而驚之矍然復起雖蹴城陽躑躅於成皋廣武之間力殫氣褫乃約漢王中分天下而志局矣至於烏江之困不能加一箠而東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年所當亡敵吾不忍殺以賜公噫意未之思也胡

不曰使我恃鬪忌人謀而失天下者此馬也殺之以祭居巢老人如此則後世君子猶善其知悔焉

記殘經

南臺古剎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

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兖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飢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䏍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託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僖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摇毒於江湖黄巢磨牙於閩粤荒墟

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弒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寖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

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記劉向冢

酈道元水經注云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山自楚元王後世塋於此凡十三冢皆結石為之今向冢獨在城北五里蛇穿冢齧齾斷垣破甓荒茅棘蕭然疑其世非襲封不得與先王之兆域而為别冢故也向元王之玄孫以經明行修擢諫大夫蕭望之周堪以向忠直薦於朝元帝懦

昏小人比德許史以外戚干政恭顯以近倖盜權向肺腑之親乃心王室抗危言吐孤憤必欲推拉小人拔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以清天憲方羣邪側目相與攻詆勢不能支初下獄再免為庶人終十年見廢蕭望之周堪皆被誣自殺向獨得不死而志亦不少衰可謂忠矣惜乎既以身當怨毅然特立不能暴小人之惡揚於王庭以動天下之公義及使外親上變而戒帝無漏言彼所以揣其不足畏而又欲擠之者也當是時韋玄成

貢禹以經術位大臣不能助善排惡為向明區區之義指以為罔上不道由此觀之為向之言者果亦難矣厥後成帝沉於内嬖王氏專制威福上下之勢將轉衣為裳忠臣良士惴惴懼禍向引春秋變異欲以刼其心而終不省其一二豈言有所未中歟趙氏殺太子國嗣屢絶當此之時因以天性不忍之愛父子之至情引諭禍福指明治亂之漸庶幾惻然知悔焉夫震雷變色作於須臾蜂蠆螫手終身戒之何則遠於人者不必甚畏

如此嗚呼信道不篤喜於自媒能不以美言爲禽犢者寡矣

說二洪

泗水有二洪自城南五里曰百步下百步六十里曰呂梁百步言其長之數呂梁則見於莊子者也鉅野之北衆水合并滙爲大澤大澤之水又決爲兩支一則北過於汶循齊之右足而入海一則南過於沛走彭城之脅達於淮而入於海由沛而上則謂之泗水泗與汴交流

爭於兩洪如吐於咽嗌之中怒不得逞此湍險之患也
夏秋之交時雨暴集不辨牛馬霜寒水落巨石磥砢如
伏鬬士布陣馬水之來也左旋右折而突出於兩翼之
間騰踏拔揚而出立而睨之股摇目轉疑與之俱靡瀕
河之人狎水如陸御舟如馬習於疾徐上下之數抉以
專利行人往来一聽其可否之說少不當意則操篙却
立負縆鞭牛而不顧其用情酷矣景祐中李文定公遇
水大涸起徒千人火烈而醯沃之扻以巨鏨而排以飛

揵雖不能盡去其害而勢亦少洩後之議者必欲行公之志使之淼漫安流而後已此迂論也夫泗之為水若江漢之有源也游而無節則不數晝夜而竭安復有舟楫之利哉人且車矣夫天下之事有人力所不能爭者皆天也世俗之人必曰前人所未至而天下之智無易於我而力為之其克濟者鮮矣自古功名之士好為竒智拂天下之公是强所不能以成其私欲未能以三為四而其末流卒至於大壞不救由是觀之莊周塞聰攦

拍之論良有取也

錄德宗詩

唐德宗賜張建封詩皇太子誦書在太守治事堂之東貞元四年拜建封徐泗濠節度使以備李納十三年朝京師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將還帝賦詩以餞之即此詩也德宗性猜忌諱過愎諫甘心姦諛用盧杞爲相賊殺賢士大夫流毒于民天下側目欲食其肉猶曰我未見其姦邪其狠暗可知矣奉天之

建封一手足之力所能捍哉觀德宗初用陸贄於艱難
奔播之中能聽其言引過自歸以謝天下故詔書所至
武夫暴卒無不感涕毅然宣力戡復之功贄有力焉及
事平之後蔽裴延齡之讒遽欲誅之其忍戾不仁如此反
欲以方尺之紙 膚革之言以起天下之義心芟除根柢
之患固已難矣嗚呼自古君臣相與之際無漢高祖之
大度光武之赤心唐太宗之知人猶以功業望人者雖
行道之人猶不信也

樂靜集卷五

赤黃冠之罪人也余願以月俸三十萬造真像寄位三清之側以示警發度材聚工峙基結宇汝之責也知真領其語因謁諸里人有河東薛洙者士族子也歡然應之曰此吾志耳相與風曉善類積錢一百三十萬度東南隅為殿四楹涓日之良作大醮設以奠神位劍芒霜冽日采電射玄衣蟜首赤靈吐舌天丁玉童猛厲靜莊旗旛飛揚儆風觸人香嬰上騰髣髴雲霧衣冠士庶羅立庭下拜而升拜而獻獻而祝又拜而退蹴踖屏息無

靡紆以平林演以廣隰山舒而水緩悠然逝隤然止如大路馬安安徐步如隱君子偃卧退匿可望而不可及使人心目暢達而不病乎拘底獨此一隅爾鳳山僧行介即其居之餘址疊石為臺崛然百尺以直其隅憑陵半空睥睨孤刹東南之勝交薦於臺上臺上之觀委虵而無窮也凉秋八月金氣既明草木鮮静天宇空澈太守王公率僚屬登其上而讌飲焉是時也微風颸颸隨乎欄檻飄飖乎衣裾颯然撇巾髮而過也煩昏頓祛神

奐超發邀焉引覽千里在睫況練光之橫溢紺螺之明
滅飛帆欻見孤鶩乍失不舟不轂以意為遷直將跨流
雲於蒼莽軼征鴻於泬寥而後已也公顧客曰異日有
此樂乎吾欲據東南之會名此為巽臺非特辨方配物
又以表吾之所樂也有客曰巽之名則稱所以為巽之
說竊為公發焉解倥偬而攬高明逃諠囂而接遐曠欣
於暫得而橫謂之樂非樂也今夫肆目之所逐快心之
所適觀滄海之浩茫識閬崑之縹緲搏扶搖撠膠葛浮

真樂堂記

李子以書乞墨竹於眉陽先生先生不妄許可得李子之言喜而不拒作大小竹石二番以貺焉李子再拜而受正顔色而觀之柯葉脩勁聳動偃仰風雨霜霰所不能凌廉角竅缺盤礴屼嵂百夫不可轉也一日而神動二日而心化三日不知形骸之所忘意慮之所得彷徨顧步如恐其忽然失之也當此之時雖疾雷不驚飄風不觸況乎睡寐飢飫晦暘寒燠所能覺哉先生謂李子

曰君豈復事此兒女子喜好者也先生道德高重冠服天下歘然猶以兒女自處則眇乎不足數者非敢與知也富貴聲色得之則淫溺怠傲不得之則窮日力而爭此壯者之所好也飴蜜梨栗得之則莞爾而笑不得則雖若有失而不知所怨此兒女之所好也及夫愁精搖思昏病羸僂雖堂堂之軀未嘗不為兒女之所輕挾懷咀嚼叫呼相擲雖三尺之子未嘗不為壯者之所嘆二者之好果誰樂邪然而壯者之好無窮兒女之好易足

旱夜禱於家庭既寐夢遊新橋頭數十人聚語道上若
弔若賀者怪而問焉前一人對曰吾昔居賓德坊閞運
二年死葬於金山之陽吾之閭里附金山而葬者八十
餘家歲逺子孫淪亡祭祀不主無理之人輙破墓暴骸
斂陶甓以為貨悠悠之䰟無所棲息故寃哀之氣上薄
於天帝實震怒踰時不雨使彼方之民愁餓危蹙為吾
等報也然来者猶未已吾方得理於帝君能為我言諸
守長可為之禁而歸吾故宅庶幾可和陰陽回帝怒而

致膏澤焉顧公無忽魯公寤即以書抵在位者如其言而爲之果驗夫鬼神之難知也久矣知道者不必窮諸形聲而後信以理推之可也孔子嘗謂子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信乎死之與生鬼之與人雖陰陽晝夜所役之不同要之情狀猶未離乎其類也夏涼冬温燕居燕寢覆其體膚藉以筦簟一有不足則通夕不寐及其爲鬼也毀其室宅暴其支首淒風烈日無以自蔽豈獨無人之情也哉世固有賤死而蔑鬼者與

其自戕也特一間耳昔東海繆殺孝婦三歳枯旱後太守得其故祭孝婦塚天立雨歳即大熟以此推之掩骼之報固不疑也雖然君子之用心也不期於巫祝之說亦曰仁而已矣達吾不忍人之心致吾誠而為之若夫報施之端有無之理不必論也大矣哉孫公之仁其利溥也明有以振其生幽有以安其死輒書其事以聞諸四方士大夫之仁者庶幾公之澤益廣焉元豐四年七月日記

任城修佛殿記

至人無形合宇宙以為形大道無寄因萬物以為寄形無所窮則不可思寄無所在則不可致若夫游想於恍惚之間假名於真寂之外所見非見所得非得是猶鑿地求天止能見影尚何足以覽太空之寥寥指靈明於無礙者哉西方有聖人號其身為千百億化身無往而不通號其法為大寶藏無求而不具變化出没廣大圓滿不離自性行住坐卧飲食謦欬皆為解脱色所不能

見意所不能取以三十二相觀則相相非真以七寶布
施修則布施隨盡故非去非來非有非無是名寶相持
一句偈解無上意是名無量福德至於金玉珂貝繒彩
雕畫纖麗昭爛作而相之其富無倫高堂廣厦丹楶藻
梲岌嶪沉邃覆而棲之其貴無敵瞻傣引仰胝足血顙
歌唄環遶無日不在是於無為中安生緣影自以為得
妙道之行是亦疎矣然則法無二門根有利鈍太上無
修非心非佛其次不修佛而修心其下不修心而修佛

要具有所至一也由是言之以色相觀以布施修是人雖不能生無所住心已於三毒火中得甘露味必竟清浄不纒煩惱與夫夸悍突盜欺忍頑戾不知可修不見可畏如鬪獸觸格黠囚抵獄不順羈紲不承箠訊跳梁倔强自速喪害者固有間矣此佛氏之崇塔廟所以有情化也昔者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指其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其廬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夫悲不自知對境而作凡人

天遊子窮冬苦寒薪火不足鑿屋之南垣盜太陽之暄而曝焉大明既升赤烏吐精玄冥收威萬物皆傾叢林之鳥穴𪁺之蟲鳴呼攫躍磨喙伸足于于愉愉莫知所作吾方垂頭隱几閉目擁鼻傴僂而負之初焉若沃若噓强者柔屈者舒爬搔引挽無意不如少焉肌血活流經於髮膚骨肉俱融充乎虛空吾不知形骸之所以為我我之有形骸邪吾不知洞戶奥室綈帷十重白狐蒙茸巨爐獸烘酒行十鍾有樂於此邪吾不知大漠之北

樂靜集卷七

宋　李昭玘　撰

敕謚靈慧大師傳

師諱仁節俗姓張澤州高平人也母初姙夢白光照室生而有異相眉目澄秀手過於膝七歲不肉食不衣紈綵恥從諸兒戲弄父爲館書生授詩禮數不受教書生呵責之師曰自性具足實無可學諸法空寂亦無所説

何用讀書爲書生曰小子敢爾吾獨不能教汝邪師因
詰以經義怳不能對師曰未能利已焉能利人書生大
慙服其父聞之曰此兒夙生法器已能出離世間當求
正眼證了真際是時白馬寺遠法師號通性相攜往見
之法師使誦金剛經師纔啟帙遅發問曰一切經皆云
如是如是如是之體果在何所若有處有名即是我相無處
無名即是外道法師無以答顧謂侍者曰不意今日復
見善財童子後三十年當大揚教法汝等悉心供養師

既融徹正智欲開度迷濁行化四方以廣緣遇幅巾芒屩不求變俗初不知其異人也儀鳳元年過濮州濮陽縣大姓王敬僧邀止居第躬啟法席然宿蔽情塵陰懷怠慢一夕與其母問法俯仰恍惚見金粟化身放大光明充滿内外敬僧惶怖回嚮亟斷疑網召畫工潛寫光相六日不成師責之曰賊心未除豈見真相敬僧阻懾悔罪更以黄金鑄象示堅固信一鼓完就師曰莫作是念須自心解脱方得見佛開元初南遊黄梅寓蘭若堂

不見大而說大者即是謗大涅槃莫為語言了了便持
我見如破此疑障師特為印證尋亦領契一日都督啟
聽事堂召禪支名宿與師評對師辨才流速無敵敵者
即曰是法平等本無驕慢亦無怖畏無為白衣論道輒
生輕賤公卿據席爭持怯避今日諸人各為佛法大事
如兩軍決戰箭鋒相迎先墮落者便入死地有說速道
時諸禪子默認玄旨作禮而散開元五年南遊梁宋望
都梁山氣象明秀謂其徒元惟良曰昔世尊未滅嘗有

五百羅漢於此棲迹今猶有窣堵波在乃淮川福地也佛度衆生無有差别而衆生感遇自有期數吾將大起佛事莫如此地耳翌日同次於盱眙先福寺頓錫涅槃院相地之東偏誅墾榛棘覆茅為廬從者如流不日成聚或問曰大師從何方来特起化道曰吾昔居西竺香象山北方衆生宿有因會故来度拔先有僧伽道人過寺三請不受乃言曰吾因緣不在此耳後有白衣人即無垢真身為法律梁汝當歸重昔五百羅漢居此嘗有

甘井大石覆焉是人至止當自開洩亦正法流通之驗師既來從者告無水命具緪錘發石出井而飲溉大給令號為羅漢井九年師攺修故寺慮嚮道者信心未固與門弟子曳杖淮上逢一流丐扣其額而問曰金玉滿堂莫知誰守四大六根令復何有明妙真性本無起滅情境蓋纏入生死道故了之者不受後有昧之者常與物遷汝等持修可復流情彼方之人聞是真語洗心喜捨斲材取鍛千里而至師法力願海函攝有情故神人

弗違善惡均化方構棟未具聞豫章石浦山巨木無計
復領徒南度躬命採度險翳之間異物憑負有大蛇呀
噏氣焰熏烈衆不敢近師為之戒曰毒無自性業力所
成汝子在前肯復殘噬觀汝此心本來慈忍業未盡
故還生殺害作是語已俯首委蛇而去斬伐朞月得美
材萬數皆筏乘流初艤淮浦暮夜風烈漂激殆盡門人
惡晥師獨恬暇自如須臾風息潮泛俱集浦中後人號
其浦曰旌異焉將達先福淮水幾涸最大木數百章重

於揔曳不日水暴溢木亦隨至廣陵楊生擔鑄大鐘以
侈法具既而金齊方流如迅雷震聞於數里都人士子
竦動驚徹頓有悟入越明年殿告成未嚴像設董事者
請募檀施師曰異日當天授寶相行俟之耳後果有鐵
像浮淮而下泊於境上迎置廣筵巍然端睟乃彌勒佛
也江都劉氏鼎建寶塔所費億萬雕繪瓌麗工技幾成
乏釦金千畨夜禱于庭翻空而下遽就緣力門人謝居
士西遊陝州偶都督崔公酺饗於開元寺居士過其門

顧金剛像訶擊之曰汝知佛性否闍者斥其狂執以見
都督且疑其非常人也命具以情對居士曰吾非狂但
令人誦金剛經不知其義正如此土梗耳崔公却音技
召諸釋子談金剛經義無一人應者居士爲開析如流
聞者通解或問曰汝從何證授曰都梁山三賢大士吾
師也崔公昔慕真範輒東嚮拜遣使馳五百縑副金帶
以獻會廉使按縣或告師以左道疑衆使即詣焉引師
詰責曰道人當以正法示人可復簧鼓邪說師唯唯稱

咎乃衰會學徒講涅槃義如師子音振越閎厲使者深
省妙趣摧伏魔見合爪稱嘆禠奉白金百千以助香炬
玄宗皇帝早服高悟召入内殿恭問心要欲以如来衣
易居士服懇託至三請俟他日乃受澤州司馬改號玄
寂并賜章服道具適其所從師以應緣未畢願歸海上
詔復其所將戒行有大乘雲禪師者領徒五百迎詣丈
室祈稟機訣師曰若欲問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
是道心體清淨與虛空等不可執取亦無證解如如自

然乃是真覺大衆此是自身中事莫認他人語句努力珍重師還抵舊住有南山暉律師來勞跋履因問曰大士不破律儀不持戒法和俗同塵何有差別師曰名有緇俗心無凡聖吾從阿閦佛已来深得正法故内秘菩薩外現聲聞與物波流實非有我今如此言迷執我見持戒出家本求遠離而心有我者即同凡夫律師感愉而去忽有二梵僧參禮師引納尤厚嘗中夜講話但聞婆羅門語數日梵僧辭去門人訊詰宗嗣答曰此吾師

也昔在西域遊化五天竺國爲吾授記行止相失今四十年因謁清涼山方知投足此地然彼我異緣吾亦西還耳師道化大行風靡四遠華岳黃冠郭談虛趨來訪問遽謂師曰吾服氣鍊形積有功地將何便門示我解脫師曰大道無形至虛爲體滌除玄覽物物皆無舍己尋方猶鑽氷求火氷盡力窮火從何得談虛慙屈悻然告往遇三虎踞道求哀戰伏師遥爲攝持遂獲行邁初工事起徙邑人陳招不倦財施頓輸錢數萬師曰比暫

從汝貸為汝守之耳師赴詔還招已殫囷屬夜寢方寤聞風雨暴至卒無有也黎明家奴報數百萬錢還帑中矣師多劫因緣悲智具足威力無量降伏一切宴息經行天神擁衛故能警動聾緣成不退轉調服魔戲為善知識者其事非一也嘗訪臨淮富人藺氏家有嵩山李全芝躋闈展謁藺氏揖與之進師方隱几澄觀有二大瓷跡士紫金相持劒左右全芝怖却顧垂悲濟師為攜接門人吉證從師往上方既還已昏暮覩介冑巨人標

相威厲徐躡廡下師至具以疑告師曰此名樓至如来
最後得佛有大神力護持正法阿修羅種見即膽裂汝
以定眼觀之勿畏也開元十五年為凶人誣訟刺史械
付吏鞫訊尤棘一夕大雷雨墻户俱徹同時繫者五木
隨解吏以變白刺史傍徨懼禍師勉之曰瞋為毒業如
火熾然火盡復寒終歸清淨我法無諍猶如虛空織溺
兵燒空終不壞如是淨念勿生狐疑後縣令以強忍抉
恚召師具飯餌毒其中師覆盂於地震裂三尺令觸額

謝過師曰法無我人寃親同等雖殺父害母不生憎怨如來性中不說罪福但冥有心永離顛倒何多謝我也緇流無明每忌師出已陰賂姦俠託以戕害偵夜僚操鋟潛入見天人捧足龍象游戲屏氣辟易久之推戶閬然遽欲前進變現如故乃投兵悲涕稽從悛洗師棲止簡易不戒扃楗每出應供詔執金剛曰善為吾守果有盜得衣將竄拘不能去師還猶奉伏待命顧謂執金剛曰姑舍之盜即棄衣慚遁其變異感忽不可思議皆此

類也天寶初化事大就更命督工劉海者增傳殿址以杖畫壁曰大水將至明年淮流漲溢不移所誌廣陵者老依止既久来懇師曰我輩與佛同世未能斷除結習願畫一音相晨昏瞻事庶幾常起正念不染三毒師許之尋召工和浬丹碧種種變化竟不能繪寺傭李遠者素侍巾錫以無心覯相落筆皆肖衆競讚禮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方盥召門弟子曰吾因願既成来去順流今將逝矣吾滅度後四十年不移此邑當復相見學道

人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心法雙寂此名見性諸境攀緣悉是邪見應如是知應如是住違吾言者非吾弟子吾非汝師嗚呼生死事大如救頭燃歲不我與悔將何及復作偈曰身從幻化生四大隨變換還從幻化滅不滅乃非幻滔滔生死海迷者自流轉但照本來心一息過彼岸是夜向晨沐浴趺坐而滅報齡一百有五平地大雪林鹿悲鳴山祇慟泣門人相與議曰昔皇帝為師改服云請俟他日今其時也乃掛衣祝髮儼如生存

之闔境奔仰咸相謂曰至人化現有方隨緣度物豈吾徐之民將利其賜乎越明日道俗千人頂負膝行奉安于乾明寺法雲所覆千里蒙潤西跨梁宋東達鄒魯長淮之南清汶之北有目有趾者咸歸赴焉我朝慶厯七年尼惠忠發大願力造塔於寺西南隅層甍危絢寶坐崛起四方獻饗綿絡不絶數當輪巔發布光相觀者踴嘆寺有古鐘聲振脩遠而棲庇太陋方陰霾中射影簷障見隱突間宛然模象連復數四玩揭重觀即不復有

熙寧十年河決澶淵東注淮泗環浸城腹民命如綫太守眉陽蘇公軾率吏民致齋祝期以旬日之間水退城完奏乞謚號漲怒果息而淫雨連霔再罄誠禱廓爾澄霽踰月表上其事天子異之賜號靈慧大師塔曰靈慧塔元豐五年高郵孫公覺來守此邦也歲久旱精禱塔下甘澤霑足因取謚號勅書蘇公祈報詞跡并刻于石河南王公説代領府事六年夏時澤愆耆祠禱多不效公默念靈躅宿具薰饗達旦霑沃六月孫公以書移曹

南李昭玘命採次遺事為之記録得大中元年釋德秀
行狀于尼惠忠院元和二年翰林學士吳通微碑于故
先福寺以二者參訂芟其重複汰其語意鄙近與事不
合者證以年月為之傳云師出世與僧伽相先後故其
事尤類蓋於後刼中同一縁化迄今雍熙塔左猶配禮
焉或者以為宗門手足其實非也

送吳秀才歸汶上序

唐李衛公薨百八十年士大夫有觀故物於其家者感

伯均之理固有本為子詳說之世俗之言薄等厚小齊大割流補劓斷脛加足一視同情乃謂之均非也此小仁私智信情滅理自以謂得盡物之心不知搶攘剖擊之患自此始矣天之於物寒往則暑隨之春生則秋殺之一雨即潤一風即動不為大者餘小者損乘其運之相推付其分之自宜即參而談更先後而一此均之義也地道亦然陵高澤深水濕火燥金沈木浮翼飛角逐若違若從若離若合各正性命混為一區所均亦大矣

有人道焉貴食肉賤食藿君子乘小人徒賢役不肖不能事能尊則數隆卑則數殺使人以域守以畔立靡然聽順而無怨爭者各得其均故也天地陰陽猶不能反物以行其私任人之事者不以好惡取舍累其心從其理之當得則不待斟酌推移而天下平矣必曰吾能貴吾能賤可進可抑可與可奪不任其均而惟其均之者在我其克濟者鮮矣斗斛權衡不為怨府至公之所寄也輕重虛滿一有心焉則無以信於人操之者罪也鼂

特立靜以自守不妄取捨異日必能似之謹再拜以告

請字曰子安

燕遊十友序

余發故篋得頃歲所藏古器銘識晉唐石刻唐人遺書名公墨蹟臨倣諸帖小畫水石蟲鳥傳模畫本類而緝之判為十帙名曰燕遊十友此十友者淡然相與無求無責數見不怠久不相接不相遺信乎可與忘年者也日有餘力悠漫無寄遇事齟齬頹惰不怡揖十友者置

之坐隅更出迭進各獻其能而為余勉焉吾是以出處與之俱而人莫能間也客有聞十友者過而謁之謂余曰孰無好子獨瑣陋淺促非磊落人也特兒戲耳余曰以紙為鳶以竹為馬奔走跳擲觀者笑之乃自為戲而不以戲人於人何病必曰舍己所好以從人正所病也客曰垂頭几案手不停披目運心移卷窮意盡此須臾之適耳余曰雕堂綺席歌笑迭作歡樂飲酒亦須臾之適也適去而憂隨之則余不與焉客既無以屈余意又

從而諫之曰傳有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爾今子之賢過博奕遠矣余曰彼夫子進人之語也若賢者實其誰何居自回賜而下不敢覬焉不然何其賢之[illegible]果以此為賢必有操戈逐其後者矣因強而藏之[illegible]友者[illegible]以自娛非悅於人也何必示人客默默而退政和丙申季秋序

樂靜集卷七

[seal] [seal]